

引用格式:高苹,席建超. 旅游地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野三坡旅游地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资源科学, 2017, 39(8): 1535-1544. [Gao P, Xi J C.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mechanisms for rural settlements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8): 1535-1544.] DOI: 10.18402/resci.2017.08.10

旅游地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野三坡旅游地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高 苹^{1,2}, 席建超¹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摘 要: 旅游产业集聚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 PRA、GIS 空间分析以及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 从土地利用视角, 研究了苟各庄村旅游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乡村聚落旅游产业集聚本质上是各种旅游业态类型不断丰富和集聚的过程, 以住宿接待为主的核心业态的规模扩展和档次提升为主导, 伴随着与之相配套的延伸业态和外围业态等相关旅游产业链条的不断植入和集聚; ②各类旅游业态集中分布在靠近景区与村庄入口的前半部分, 并对交通区位和景观区位具有明显的选择偏好, 其中核心业态和延伸业态主要偏向于交通区位和景观区位选择, 外围业态则重点对于交通区位选择比较敏感; ③旅游产业集聚是自然地理条件、利益相关者、规模经济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旅游消费是一种空间消费,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业态集聚演化为旅游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地理学视角。

关键词: 产业集聚; 旅游业态; 乡村聚落; 时空演化; 驱动机制; 苟各庄村; 野三坡

DOI: 10.18402/resci.2017.08.10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乡村经历着转型发展过程^[1,2]。乡村转型发展通过改变土地利用类型和分布格局这一显性空间载体来引起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聚落空间的巨大变革^[3], 并表现出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三方面特征^[4]。旅游乡村聚落是乡村旅游最基本的空间单元, 它的转型发展必然受到“旅游化”影响^[5], 尤其体现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现有研究也表明, 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6]。

旅游产业集聚即以旅游价值链为纽带, 围绕旅游核心吸引物, 在旅游产业要素不断完善的基础上, 以旅游产业的市场平台为载体, 其他可共享旅游消费市场的产业不断围绕旅游产业发展壮大, 并在地理空间上不断集中的过程^[7]。旅游产业集聚相关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末期,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旅

游产业集聚的条件^[8]和强度分析^[9]以及产业内部竞合关系网络^[10,11]等方面。国内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旅游产业集聚的基础理论^[12]、动力机制^[13]、测度水平^[14]、影响效应^[15]等方面。从研究尺度上看, 现有研究多注重大中尺度的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集群研究^[16], 对乡村聚落微观尺度研究甚少; 研究方法上多注重使用产业集中度^[17]、空间基尼系数^[18]等区域尺度空间集聚测度方法, 乡村聚落是旅游地理学研究最基本的空间单元^[19], 由于旅游产业规模和区域大小所引起的误差, 使上述方法在乡村尺度不再适用。因此目前对乡村聚落内部产业集聚测度研究仍处于空白期, 更缺乏其旅游产业集聚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而基于土地利用视角的业态集聚研究为乡村聚落旅游产业集聚提供了一个地理学的解决方式。本文选取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地乡村聚落苟各庄村为案例地, 以土地利用所显现的业态类

收稿日期: 2017-02-15; 修订日期: 2017-03-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51)。

作者简介: 高苹, 女, 山东潍坊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旅游产业、社会空间重构、旅游目的地网络等方面研究。E-mail: gaop.15s@igsnrr.ac.cn

通讯作者: 席建超, E-mail: xijc@igsnrr.ac.cn

型为基础,重点研究旅游产业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创新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全面推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苟各庄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涑水县境内,是野三坡旅游区重要的旅游接待服务基地^[20],当地社区主要以旅游接待活动为主。据调研知,2013年,全村共1650人,劳动力人口850人,其中旅游从业人员790人,约占劳动力人口的93%。本研究选择苟各庄村做为案例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发展相对成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有着完整的发展脉络,旅游产业业态丰富,便于总结对比。②乡村聚落类型典型,苟各庄村距离野三坡风景区的核心景区——百里峡景区仅1km,与北京市中心距离约100km,兼具景区依托型和城郊依托型双重特征。③业态集聚明显。自旅游业导入以来,绝大多数人口就业由农业向旅游业转变,用地结构由普通住宅向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娱乐等复合型旅游用地转变,在空间上呈现集中发展,不断发生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过程,因此苟各庄案例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参与性农村评估方

法、半结构式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野三坡旅游区相关文本和图像等二手资料。

在一手资料的收集,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来确定研究期内产业业态的基本格局,用半结构访谈方法来收集业态演化的原因,并对各个业态进行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主要侧重于各类业态的类型、数量及分布、所占的面积、楼层与功能、各类业态的就业人口、工资水平、年营业总额、年游客接待量等。

二手资料包括涑水县三坡镇苟各庄村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2008-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图(1986、2007年)以及Google Earth高分辨率遥感影像(0.6m)等。具体数据获取方法参见文献[21]。

2.3 研究方法

2.3.1 业态分类

对于旅游业态类型的划分,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本文在土地利用的基础上,根据各类业态与旅游业的相关程度以及苟各庄旅游业态的现状调研状况,将业态主要划分为四大类:核心业态、延伸业态、外围业态和其他,本文主要关注与旅游产业有关联的前三种业态类型。具体分类体系见表1。

2.3.2 业态集聚度表征

产业集聚具有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两方面内涵,市场集中水平用行业集中度^[22]及赫芬达指数^[23]

表1 旅游业态分类体系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业态类型	定义	细类	划分标准
核心业态	作为接待服务型旅游乡村聚落,与旅游住宿接待服务相关的的经营服务业态和部门	农家乐	楼层<3且建筑面积<200m ² 的旅游住宿业态
		乡村旅馆	楼层<3且200m ² ≤建筑面积≤400m ² 的旅游住宿业态
		小型乡村酒店	楼层≥3且400m ² <建筑面积≤600m ² 的旅游住宿业态
		大型乡村酒店	楼层≥3且建筑面积>600m ² 的旅游住宿业态
延伸业态	除住宿之外,能满足旅游者相关消费活动的旅游业态和部门	特色旅游超市	旅游购物,包括小型商店、超市、菜店等
		农家餐馆	旅游餐饮,包括饭店、小吃店、快餐店等
		休闲娱乐场所	旅游娱乐,包括游乐中心(骑马、射击等)、广场、网吧、KTV等
外围业态	为旅游消费者以及当地居民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以及为旅游产业提供支撑的业态和部门	副食品商店、家电维修、理发店、农村银行、邮局	根据调查功能确定,为旅游产业做支撑,作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形态
其他	与旅游业无关或联系不大的业态与部门	普通住宅	农村宅基地,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住宿功能
		学校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机构和设施

2017年8月

来表示,为了更好地表达空间集聚的程度,引用了最邻近指数^[24]来表示。

(1)行业集中度(CR_n 指数),反映产业市场集中水平,测定村落内各种旅游产业前 n 种业态所占比重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CR_n = \sum_{i=1}^n X_i \div \sum_{i=1}^N X_i \quad (1)$$

式中 n 为规模最大的前几种业态的个数,通常 $n=4$ 或 8,依据本研究业态类型总数,选取 $n=4$; CR_n 为前 n 个业态的集聚度; X_i 为第 i 个业态的建筑面积; N 为村落全部业态个数。一般认为 CR_n 数值越大,集中程度越高,当 $CR_n > 0.4$ 时,该村落产业结构即为集中型。

(2)赫芬达尔指数(H 指数),也是用来测算产业集中度的指标,表示为某类业态占村落内所有业态比重的平方和,其计算公式为:

$$H = \sum_{i=1}^N S_i^2 \quad (2)$$

$$\text{且: } S_i = \frac{X_i}{T} \times 100\% \quad (3)$$

式中 H 为赫芬达指数; S_i 为第 i 个业态的市场份额; X_i 为第 i 个业态的建筑面积; T 为村落除其他类业态外所有业态的建筑面积; N 为村落全部业态个数。为方便统计,本文将 H 指数除以 100 并保留两位小数。一般认为 $H < 0.1$ 为低度集中市场; $0.1 \leq H < 0.18$ 为中度集中市场; $H \geq 0.18$ 为高度集中市场。

(3)最邻近指数(R 指数),反映业态集聚、均匀或是随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程度,表示为最邻近的平均距离与所期望的平均距离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R = \frac{d_{obs}}{d_{exp}} \quad (4)$$

式中 R 为最邻近指数; d_{obs} 为观测点到最邻近点的平均距离; d_{exp} 为假定随机分布时所期望的平均距离。一般认为, $R=1$, 为随机分布; $R < 1$, 为集聚分布, R 越小,集聚水平越高; $R > 1$, 则趋向于均匀分布(离散分布)。

2.3.3 业态优势度的表征指标

优势度指数,用来表达业态的重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D = X_i / \sum_{i=1}^N X_i \quad (5)$$

式中 D 为第 i 个业态的优势度指数; X_i 为第 i 个业态的建筑面积; N 为村落全部业态个数。一般认为, $D > 0.1$ 为占据绝对优势; $0.01 < D \leq 0.1$ 为占据主要优势, $D \leq 0.01$ 为不占据优势。

3 结果及分析

3.1 旅游产业集聚时空演变特征

旅游化过程中,苟各庄业态类型不断丰富和集中,尤其是旅游住宿业态发展最为迅速,图1可知, CR_4 指数均大于 0.4, 产业结构为集中型,说明业态多元化过程中各类业态并非均质发展,而是集中于规模较大的农家乐、乡村旅馆、农家餐馆等少数业态。

空间上,苟各庄业态分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聚,集聚水平有所上升。图1显示,1985年最邻近指数 R 为 2.47, 属于分散布局模式;1995年之后,最邻近指数 R 均小于 1, 呈现集聚分布模式。此外最邻近指数 R 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苟各庄业态集聚水平逐渐上升,以 1985-1995 年变化速度最快。

由图2及图3(见第1539页)知,苟各庄旅游产业业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空间表现形式。根据业态圈层分布结构及其空间演变特征,大致可以将业态集聚演变过程分为缓慢起步、快速扩张、加速调整以及稳态提升四个阶段,具体演化规律如下:

(1)缓慢起步阶段(1985-1995年)。表2、表3(见第1540页)显示,1985年之前,村内只有外围业态,所占比重不大,仅为所有土地利用空间的1.7%,零星分布在村庄内部。1986年旅游业兴起后,以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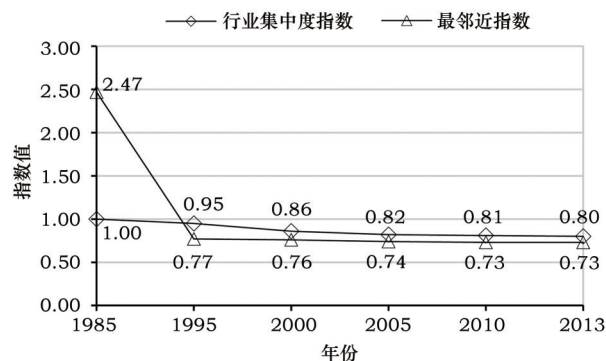


图1 1985-2013年苟各庄旅游业态集聚水平演变

Figure 1 The changes in cluster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in Gouge Village from 1985 to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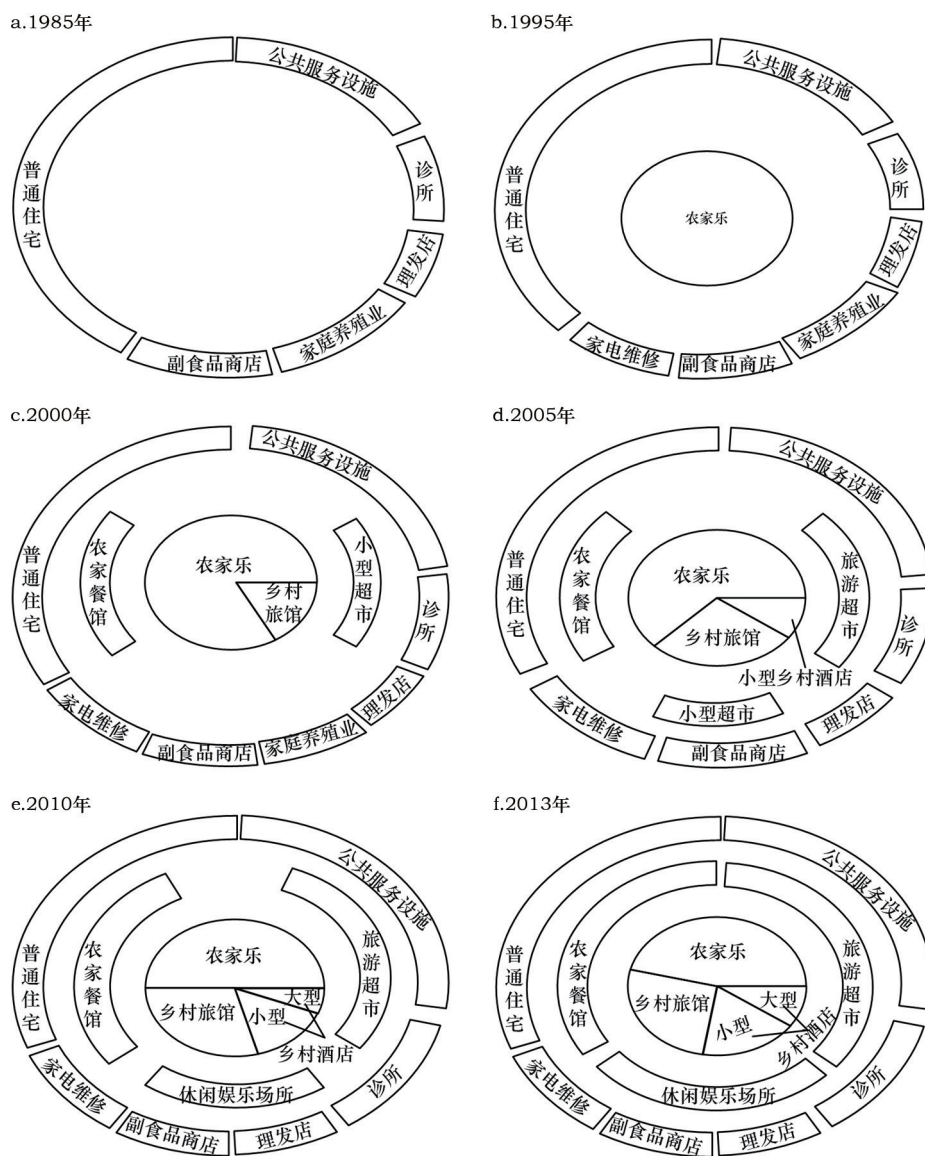


图2 1985—2013年苟各庄旅游业态圈层结构演变

Figure 2 Circle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in Gouge Village from 1985 to 2013

家乐、农家餐馆、特色旅游超市以及休闲娱乐场所为代表的核心业态与延伸业态开始出现。到1995年,旅游业态所占比重提升至66.2%,标志着苟各庄产业业态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产业的转型。此阶段核心业态类型结构单一,市场高度集中, H 指数高达0.893,仅存在农家乐一种业态类型,优势度指数高达0.945,在村内迅速占据绝对优势,也奠定了核心业态的主导地位;在空间分布上,核心业态 R 指数为0.75,呈现集聚分布形态,沿村庄主路与拒马河沿岸呈条带状高度聚集(图3a,图3b)。延伸业态类型不断丰富,农家餐馆与特色旅游超市逐渐占

据主要优势,于1995年优势度指数分别达到0.011和0.023;外围业态则随着旅游业态的兴起与壮大优势度指数迅速下降;空间分布上,延伸业态与外围业态 R 指数均大于1,属于离散分布模式,分散分布在拒马河沿岸以及村庄入口处。

(2)快速扩张阶段(1996-2000年)。表2、表3显示(见第1540页),1996-2000年是旅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相应地各种旅游业态也快速发展壮大,尤其是核心业态,不断趋于多样化,乡村旅馆、大中小型乡村酒店开始出现,并初具规模, H 指数下降到0.414,业态均质化发展趋势明显,其中农家乐与乡

2017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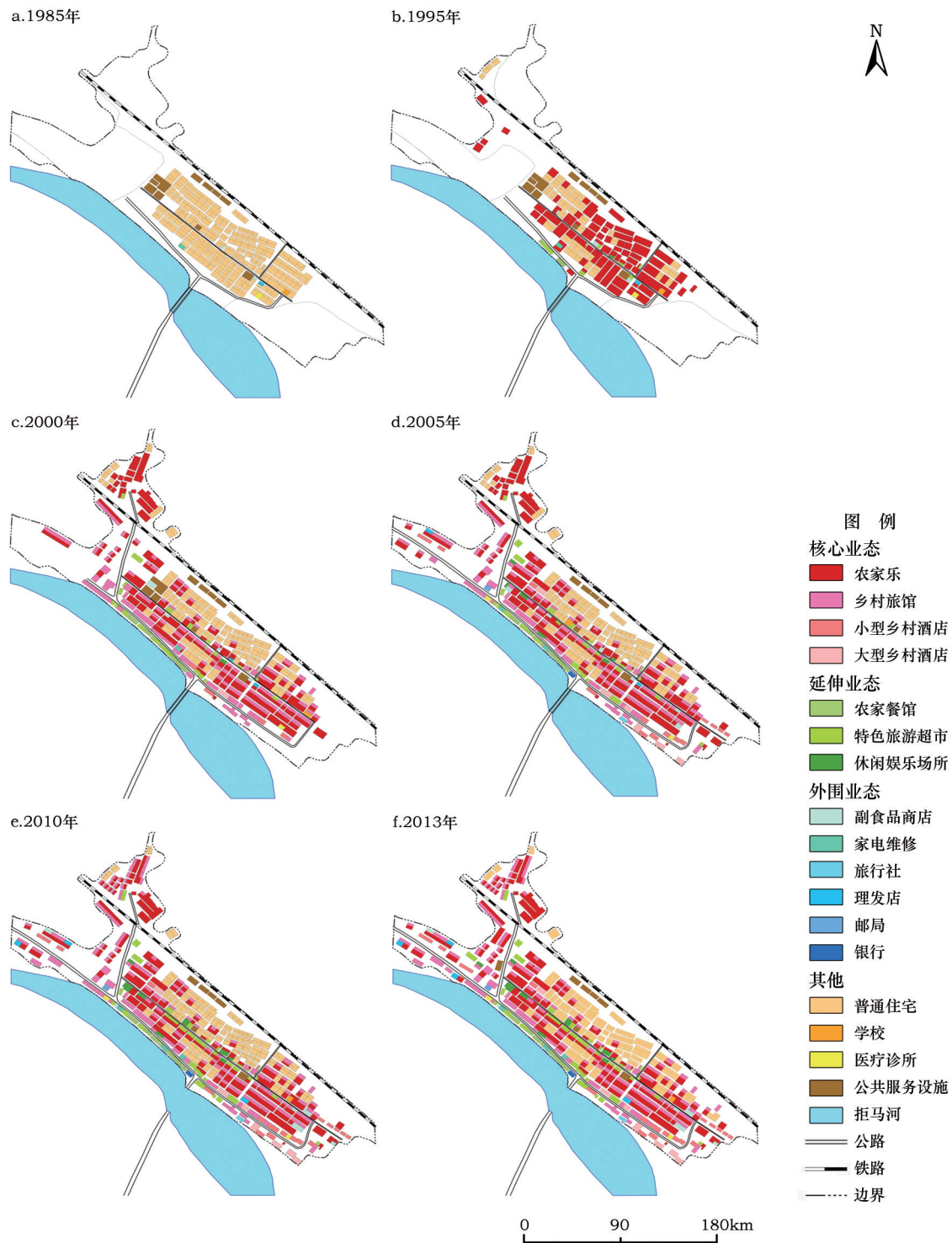


图3 1985-2013年苟各庄旅游业态空间分布演变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in Gouge Village from 1985 to 2013

村旅馆在村内占据绝对优势,优势度指数分别为0.536与0.356;在空间上,核心业态 R 指数下降到0.73,集聚水平有所上升,并快速地沿村庄主路向东南-西北方向进行条带状扩展(图3b,图3c)。延伸

业态也如此,农家餐馆与特色旅游超市在村内占据主要优势,尤其是农家餐馆,增长速度最快,优势度指数迅速由0.011迅速提升到0.050,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 R 指数增长由2.33转变为0.89,集中分

表2 1985–2013年苟各庄各类旅游业态集聚程度

Table 2 The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agglomeration in Gouge Village from 1985 to 2013

年份	核心业态			延伸业态			外围业态		
	H指数	R指数	集中程度	H指数	R指数	集中程度	H指数	R指数	集中程度
1985年	-	-	-	-	-	-	0.001	2.47	★
1995年	0.893	0.75	★★★	0.001	2.33	★	0.001	2.12	★
2000年	0.414	0.73	★★★	0.003	0.89	★	0.001	1.85	★
2005年	0.358	0.71	★★★	0.004	0.88	★	0.001	1.83	★
2010年	0.309	0.70	★★★	0.006	0.74	★	0.001	1.08	★
2013年	0.265	0.70	★★★	0.008	0.72	★	0.002	1.00	★

注: ★★★为高度集中, ★★为中度集中, ★为低度集中。

表3 1985–2013年苟各庄各类旅游业态优势度状况

Table 3 The dominance state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in Gouge village from 1985 to 2013

		1985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3年	
		优势度 指数	优势 程度	优势度 指数	优势 程度	优势度 指数	优势 程度	优势度 指数	优势 程度	优势度 指数	优势 程度	优势度 指数	优势 程度
核心业态	农家乐	-	-	0.945	★	0.536	★★	0.513	★★	0.455	★★	0.412	★★
	乡村旅馆	-	-	-	-	0.356	★★	0.303	★★	0.314	★★	0.308	★★
	小型乡村酒店	-	-	-	-	0.016	★	0.041	★	0.048	★	0.063	★
	大型乡村酒店	-	-	-	-	0.005	☆	0.027	★	0.031	★	0.038	★
延伸业态	特色旅游超市	-	-	0.023	★	0.020	★	0.056	★	0.073	★	0.086	★
	农家餐馆	-	-	0.012	★	0.050	★	0.016	★	0.021	★	0.027	★
	休闲娱乐场所	-	-	0.003	☆	0.003	☆	0.012	★	0.023	★	0.025	★
外围业态	理发店	0.241	★	0.003	☆	0.003	☆	0.007	☆	0.008	☆	0.008	☆
	家电维修	0.180	★	0.005	☆	0.003	☆	0.008	☆	0.006	☆	0.006	☆
	副食品商店	0.579	★★	0.009	☆	0.008	☆	0.005	☆	0.012	★	0.018	☆
	银行	-	-	-	-	-	-	0.003	☆	0.003	☆	0.003	☆
	邮局	-	-	-	-	-	-	0.003	☆	0.003	☆	0.003	☆
	旅行社	-	-	-	-	-	-	0.003	☆	0.003	☆	0.003	☆

注: ★★为绝对优势, ★为主要优势, ☆为不占优势。

布在拒马河沿岸。而外围业态变化比较平稳, 副食品商店、家电维修店等业态有所减少, 在村内零星分布。

(3) 加速调整阶段(2001–2005年)。表2、表3显示, 2001–2005年, 核心业态中的农家乐、乡村旅馆不断向能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大小型乡村酒店进行层级化提升, 后者优势度指数快速上升, 分别由0.016上升到0.041、由0.005上升到0.027, 但农家乐仍以0.513的优势度指数在村内占据最高优势; 在空间分布上, 村落两端的业态不断增多, R指数继续下降至0.71, 集聚水平持续提升, 沿村庄主路向东南–西北方向的带状扩展特征更趋明显(图3c, 图3d)。延伸业态也不断优化升级, 为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旅游需求及服务质量水平, 一些休闲娱乐

场所逐渐发展起来, 以0.012的优势度在村内占据主要优势; 延伸业态的集聚程度趋于增大, R指数下降到0.88, 并呈现出沿拒马河沿岸以及村庄中间主路的“双线型”集聚格局。此外外围业态类型不断丰富, 出现了邮局、银行、旅行社等新兴业态, 业态结构得以完善, 在空间上, 此类业态分散分布在靠近村庄入口的前半部位。

(4) 稳态提升阶段(2006–2013年)。表2、表3显示, 2006年以来, 核心业态、延伸业态、支撑业态发展速度均有所放缓, 其中核心业态均质化发展趋势明显, H指数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农家乐与乡村旅馆优势度稳步降低, 但仍占据绝对优势, 大小型乡村酒店稳定提升, 空间分布上集聚水平稳步上升, R指数到2013年下降到0.70, 远离噪声较大的铁路、沿

2017年8月

村庄主路、呈东南-西北向的条带状集聚规律向村庄两端不断扩展(图3d,图3e,图3f)。延伸业态与支撑业态变化较小,总体上其优势度与集聚水平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H 指数上升到0.08,集中化趋势明显,其中特色旅游超市逐渐显示出优势,2013年优势度指数约是农家餐馆以及休闲娱乐场所的3倍,以特色旅游超市为主保持“双线型”格局分布。支撑业态优势地位有所上升,其中副食品商店自2010年起逐渐占据主要优势,空间分布模式也逐渐由分散布局演变为随机分布。

3.2 旅游产业集聚驱动机制

旅游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兼具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双重特性。其空间集聚的过程是基础自然地理条件、利益相关者、规模经济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到区位条件、市场需求、农户理性选择、外来投资、政府调控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多种因素。

(1)基础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主要由区位因素决定,地形地貌是构成景观格局的基本框架,制约了业态的布局形态、规模、密度和扩展态势。苟各庄处于太行山峡谷地带,北面环山南面绕水,村庄业态受地形阻碍沿河谷向两端扩展,靠近街道和拒马河沿线等交通区位和景观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成为旅游业态的主要集聚区。

(2)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旅游者市场需求增长和升级。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是旅游产业业态集聚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旅游接待人次的不断增加,据统计,2014年野三坡旅游区年旅游接待人次达228万,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1.1亿元;二是来自野三坡旅游区的旅游者逐步从传统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为2~3天,奠定了住宿业态的核心优势地位。②农户理性选择。农户接待业态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向客流量大、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的区域迁移,形成集聚现象。当发现空间聚集可以减少顾客的找寻成本,降低基础设施的分摊成本,必然会选择集群方式发展。因此,农户为了节约分摊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旅游者为了节约搜寻成本获得更多的效用,双方在利益驱动的作用下,促使旅游产业业态集聚成为必然。

此外农户选择集聚发展也很好发挥了其成长机制与创新机制,促进了乡村业态资源的配置以及整个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③外来投资规模增加。业态空间集聚在吸引农户投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到村落旅游业开发建设中,为业态的集聚提供资本保障,据调研知,2014年苟各庄大型乡村酒店共23家,吸引投资约800万元,大多集聚在交通区位或景观区位较好的地段。④政府宏观调控。政府主要是通过干预土地政策来影响村庄业态集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与提升,旅游业态占用耕地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为了集约利用土地,促进苟各庄业态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的土地监管政策经历了前期的放任发展,到中前期的大力推动,再到目前的严格监管的过程,由松懈逐步转为紧缩,建设用地审批困难,从而限制了村内业态的平面扩张,由此向立体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

(3)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累积。规模经济效应是指随着企业投入规模的增加其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以旅游住宿业为核心的产业业态在苟各庄的规模集聚,也带动相关业态发展,使得各业态之间获得了重要联系和互补关系,以及技术、技能、信息、市场和跨企业顾客需求的外溢^[34],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吸引各种业态在村内链条式集聚,形成旅游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累积。

在基础自然地理条件约束下,因旅游需求规模增长和品质升级驱动,各利益相关者对乡村聚落旅游产业集聚形成图4所示驱动机制,其中区位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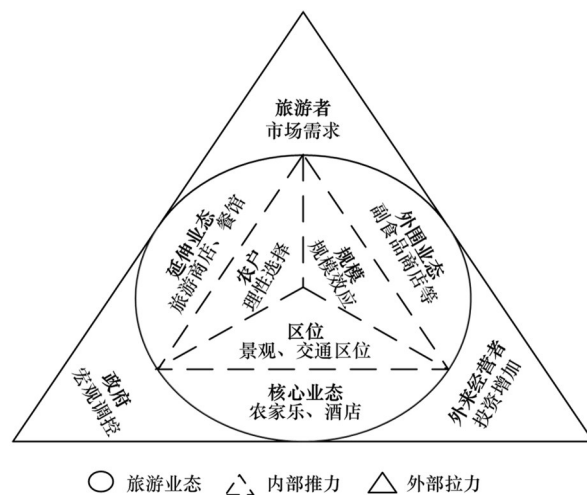


图4 旅游产业集聚驱动机制

Figure 4 The drive mechanism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农户理性选择与规模经济效应为内部推力,而市场需求、外来投资与政府调控为外部拉力。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技术以及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苟各庄村旅游业态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

(1)旅游乡村聚落产业集聚过程本质上是各种业态不断丰富和集中分布的过程,经历了缓慢起步、快速扩张、加速调整以及稳态提升四个阶段,其中以住宿业为主导的核心业态规模扩展和档次提升为主导,伴随着配套的延伸业态和支撑业态等相关产业链条的不断植入与集聚。

(2)各类业态集中分布在靠近景区与村庄入口的前半部分,并对交通区位和景观区位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其中核心业态和延伸业态沿拒马河和村庄主路高度集聚,外围业态则沿村庄主路零散分布。

(3)旅游产业集聚是自然地理条件、利益相关者、规模经济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区位条件、农户理性选择、规模经济效应是内部推力;市场需求、外来投资以及政府调控是外部拉力。

4.2 讨论

旅游消费是一种空间消费,这种空间又以土地利用的不同形态表达出来,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类型的集聚演化模式来揭示旅游产业空间重构过程;此外土地利用研究具有广泛适用性,该方法不仅适用于景区依托型旅游村落,对城市依托型、产业依托型、民俗文化型等旅游村落产业演化研究同样适用,因此基于旅游土地利用对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对认识旅游产业空间布局提供了最基础的研究视角。但是从本研究看,这种农户自组织行为所引发的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存在以下问题:

(1)产业用地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旅游功能性失衡。苟各庄旅游住宿功能核心业态过度集聚,占了全村60%以上土地;而旅游配套功能服务滞后以及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欠缺。

(2)业态空间集聚区位选择性较强,加剧了农户发展分化,导致区位条件差的农户由于得不到好的发展机会而日趋“边缘化”,这些边缘化的农户,

缺少满意的就业机会就会被迫为其他优势农户打工或外出打工,逐步沦为村落旅游业发展的旁观者,被剥夺感增强,这可能拉大村内的贫富差距,造成不同村落原本同一阶层之间的隔膜和对立,还可能造成贫困的聚集以及消极亚文化的滋生蔓延。

(3)旅游产业集聚相较于其他产业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旅游产业重构过程中所产生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融合问题,旅游产业集聚不仅是一个生产集聚过程,也是社会生活方式转变和生态空间重构的过程,生产粗放、生活分化、生态破坏等现象对乡村聚落旅游产业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原因是乡村聚落旅游产业集聚主要在自组织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存在着前瞻性规划缺失、建设管理滞后、系统性的法律与政策缺位等问题。

从研究拓展看,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生态、文化问题。现有旅游产业研究只关注其经济效益,而不注重其对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相关效应,因此如何进行空间效益综合评估,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融合发展,加强对社会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趋势。此外基于土地利用视角对不同类型旅游村落产业集聚演变规律与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为不同类型旅游村落产业空间集聚过程提供地理学解决方式,也成为今后关注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朱晓翔,朱纪广,乔家君.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进展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6,(1):33-41. [Zhu X X, Zhu J G, Qiao J J.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Chinese rural settlements[J]. *Human Geography*, 2016, (1):33-41.]
- [2] 金其铭.我国农村聚落地理研究历史及现今趋向[J].地理学报,1988,(4):311-317. [Jin Q M.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trends of research on 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y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8, (4):311-317.]
- [3] 龙花楼,刘彦随,张小林,等.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J].地理学报,2014,69(8):1145-1158. [Long H L, Liu Y S, Zhang X L, et al. Recent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1145-1158.]
- [4] 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2013,68(8):1019-1028. [Long H 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2017年8月

- restructur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 [5] 席建超,王新歌,孔钦钦,等.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Xi J C, Wang X G, Kong Q Q, *et al.*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0): 1928-1941.]
- [6] 马晓龙,卢春花. 旅游产业集聚:概念、动力与实践模式-嵩县白云山案例[J]. 人文地理, 2014, (2): 138-143. [Ma X L, Lu C H.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Concept, motivation and practical mode: a case study of Baiyun Mountain, Song County[J]. *Human Geography*, 2014, (2): 138-143.]
- [7] 刘少和,梁明珠. 环大珠三角城市群游憩带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路径模式-以广东山海旅游产业园区建设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6): 190-197. [Liu S H, Liang M Z. Development path of tourism agglomeration in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a case study of tourism section for coastal region and mountain area in Guangdo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6): 190-197.]
- [8] Julie F, Katherine E. Growing south Carolina's tourism cluster[J].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view*, 2006, 52(3): 15-20.
- [9] Mcrae- Williams P J. Wine and Tourism: Cluster Complementar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R]. Wellington: New Zealand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Conference, 2004.
- [10] Julie J. Developing regional tourism in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ctivating business clusters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4): 695-706.
- [11] Scott N, Cooper C, Baggio R. Destination networks: four Australian cas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1): 169-188.
- [12] 邓宏兵,刘芬,庄军. 中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集群化发展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7, 16(3): 289-292. [Deng H J, Liu F, Zhuang J. On space agglomeration and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7, 16(3): 289-292.]
- [13] 冯卫红. 旅游产业集聚的动因分析[J]. 经济问题, 2009, 31(7): 114-116. [Feng W H. An analysis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09, 31(7): 114-116.]
- [14] 杨迅周,谢燕娜. 河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发展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6): 97-100. [Yang X Z, Xie Y 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region in Henan Province[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 31(6): 97-100.]
- [15] 赵小芸. 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 2010. [Zhao X Y. Study on Dynamic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Small Towns[D].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10.]
- [16] 张玲,郭永强. 广州市会展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及形成机理研究[J]. 人文地理, 2013, (2): 111-116. [Zhang L, Wu Y Q. The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ice tourism cluster in Guangzhou[J]. *Human Geography*, 2013, (2): 111-116.]
- [17] 樊秀峰,康晓琴. 陕西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9): 115-119. [Fan X F, Kang X Q. Agglomeration level measurement of manufacturing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mpirical analysi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9): 115-119.]
- [18] 张华,梁进社. 产业空间集聚及其效应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 26(2): 14-24. [Zhang H, Liang J S. Progress i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7, 26(2): 14-24.]
- [19] 席建超,王新歌,孔钦钦,等.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J]. 地理学报, 2014, 69(4): 531-540. [Xi J C, Wang X G, Kong Q Q, *et al.*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531-540.]
- [20] 席建超,张楠.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旅游学刊, 2016, 31(7): 65-75. [Xi J C, Zhang N. An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tourism households: a case study in Gougezhuang Village, Yesanpo Tourism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65-75.]
- [21] 席建超,赵美凤,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 [Xi J C, Zhao M F, Ge Q S. 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707-1717.]
- [22] 王凯,易静.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区的实证[J]. 地理科学, 2013, 32(3): 465-474. [Wang K, Yi J. Cor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agglome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ourism industry-a case study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3): 465-474.]
- [23] 胡文海,程海峰,余菲菲.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差异分析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11): 1412-1418. [Hu W H, Cheng H F, Yu F F.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f the Southern Anhui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1): 1412-1418.]
- [24] 陈建军,陈国亮,黄洁.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9, 187(4): 83-95. [Chen G P, Chen G L, Huang J. Research on the agglome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ducer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mpirical evidence of 222 city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2009, 187(4): 83-95.]

[25] 连晓燕. 旅游城市的发展动力与路径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Lian X Y. The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Force and Path about Tourist City[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07.]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mechanisms for rural settlements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GAO Ping^{1,2}, XI Jianchao¹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dynamic factor for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is a significant way to influenc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t large and medium scales, and data is lacking for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and its measurement at rural scales. Based on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GIS spatial analyses and remote sen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d use we analyzed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t Gouge village within the Yesanpo tourism area of Hebei, China. We found that tourism industry evolution is a process in itself whereby industry statu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cluster. Based on scale expansion and grade promotion of the core lodging industry status, this process is along with extended industry status and peripheral industry status implants and gathers continuously. All kinds of industry status agglomeration prefer location choices strictly, core industry status and extended industry status have strong inclinations to landscape and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choice and gather along the Juma River and main road close to the village entrance. Peripheral industry status is more sensitive to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and it gathers along main roads close to the village rear.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geography and stakeholders (tourists, tourism farmers, foreign investors and government) and scale economic effects. Because tourism consumption is space consumption, changes in tourism land us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cross different kinds of rural settlement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future work.

Key word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time and space evolution; drive mechanism; Gouge Village; Yesanpo